



回乡的路通往春天

□王杏芬

“哎哟”一声，戴着眼镜的姚栋差点摔倒，右脚随泥泞在乡路上划出一条斜线。

大年初二晚7点，连日阴雨后的长沙市望城区茶亭镇静慎村尤布村组。

“一定要把这事做成！”姚栋站稳，对身边的村会计肖建军说道。

他们想修路，但缺乏资金。年三十晚，两人已摸黑走了50多户人家拜年，同时做捐款动员。今晚，他俩要重点走访回乡过年的党员和经商者。

在姚文彬家，大家聊到了唱戏。村里有个传统，每年农历二月初二，都会请邻市益阳的花鼓戏班来演出。舞台搭在田间，乡亲们穿着塑料套鞋，深一脚、浅一脚踩在泥水里看戏。

好好看场戏，都成了很难的事。在外做建筑生意的姚文彬说：“放心，你们搞，我全力支持！反正我不会落后！”但他没说捐多少钱。

返回时近凌晨。事不宜迟，必须趁春节年轻人都在家时开好这个会。姚栋与肖建军商议。初五一大早，村教师姚望新家的大地坪坐满了人，村党支部书记姚罗华亲自主持会议。

“我记忆里村民小组会来得最齐的一次”，姚栋告诉我，有的一家甚至来了两个。”

3万、2万、1.2万……大家纷纷捐款，其中2000元来自70岁的五保户姚瑞晃。他说：“美丽乡村建设是好事！如果你们没场地，我的屋场提供给你们。四间房，你们留一间给我住就行。”

这是多年没见的场景，不仅上了年纪的人，连年轻人眼里也热乎乎的。

“村上的事以前我参加得少，对不起大家。”姚文彬最后一个捐款，他的声音略显激动：“我本人捐5万。我妹妹嫁出去了，我弟弟经济条件不好，我替他们各捐1万。”随即从车上提出7万现金交到“85后”青年姚栋手上。

初衷只是修路，让村里的农副产品能够运出去，没料到那天一下募集到43万元。

姚栋将包括自己捐的2万元在内的这笔巨款捧在手里，像捧着50多颗乡亲们的心，沉甸甸的。

姚栋是村第一支部支部委员兼第二党小组组长，2012年返乡前，与妻子在城区经营快递业务，一年能赚20多万。姚罗华书记一再邀请他回乡创业。回不回呢？

村里年轻人都外出，剩下的只有老人、妇女和孩子。就连他老家的院子，也因母亲的病逝而变得荒草丛生。怎样才能让自己的村庄焕发生机？当然，只有回乡，把自己年轻的力量输入那片土地。

回来第一天，还没到家，因为路太窄，车的一边就陷落到路基下。三个壮汉把车好不容易拖上来，本不宽的路又哗啦啦垮了几分。

姚栋要去买材料修，别人都劝阻他，大家都要走路，干嘛一个人出钱？要出也是村上出。可村上有钱吗？

第二天，姚栋请来自己的伯伯与叔叔，带着自己买的一万多元水泥沙子等，默默地把那段路修好了。

林徽因说：“顽石会不会点头，我们不敢有所争辩，那问题怕是要牵涉到物理学家，但经过大匠之手泽，年代之磋磨，有一些石头的确是会蕴含生气的。天然的材料经人的聪明建造，再受时间的洗礼，成美术与历史地理之和，使它不能不引起鉴赏者一种特殊的灵性的融会，神志的感触。”这是林徽因对“建筑意”的阐释，自她说出这个“诗意”“画意”之外的“建筑意”，再回望铺陈在三晋大地上的古建筑，会发现，人与建筑、人与历史地理、建筑与历史地理心气相通、美美与共。

山西表里山河，太行八陉，黄河古渡，像微小的毛细血管，连接起三晋大地与外界，同时也在阻隔着与世界的沟通，正因为这样既有联系又不太畅达的交流，在千百年内，相对完整地保存了中国70%以上的古建筑。

古建筑自己会说话。1937年，梁思成、林徽因来到了山西忻州五台佛光山中，他们来寻找唐代建筑。伯希和《敦煌石窟》中有五台山全景的唐代壁画，清晰的五彩线条，坚定着梁林的信念，他们循着这本书的提示，找到了藏在深山的佛光寺。当殿宇的挑角映入眼帘之际，他们以为再也见不到唐建的遗憾一扫而空。环绕的古松、硕大的斗拱，深远的出檐，古朴厚重的唐代建筑风格瞬间就洗刷了他们的疲惫。

远去的皇皇大唐，万国衣冠拜冕旒，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以开放的姿态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。唐人一砖一木堆积起来的建筑也与此朝代一样，繁华、富庶、庄重、舒展、华丽，兼具力与美。据考证，中国现存三座唐代建筑南禅寺、佛光寺、广仁王庙，都在山西。梁思成、林徽因走进晋祠时，以唐

村里岸子田多，处于坡地难以灌溉，却适合种红薯。红薯价贱，村民多拿来喂猪。回乡后的姚栋带着大家扩大面积，种植了上千亩红薯地。在村党支部领导下，他们成立了红薯种植合作社，姚栋为理事长。引进先进加工设备，不断改进工艺，生产效率大幅提高，品种由单一转向丰富，“薯夫妻”品牌的红薯粉、红薯干、红薯片、红薯酸菜、水果红薯等相继问世。

重新组织到合作社的农民尝到了甜头，再次种植的红薯，每亩增收数千元。红薯粉也由原来的每斤3元卖到了20元。

尤布村大规模的提质改造工程开始了。姚栋领着年轻党员冲在前列：清垃圾、挑沙子、挖土方……没有承包者，省去了盘剥；材料自己买，节约了费用。凡尤布村的事，挖棵树，占块地，轮到谁家，都是无偿。村民不但出钱，还投工投料。用自己的钱做自己的事，人人干得热火朝天。

几个月过去，一个崭新的尤布村出现在村民面前：整洁的柏油路、明亮的路灯、摆放整齐的三色垃圾分类桶，家家户户门旁悬挂的木质对联，更是让村庄平添了几许文化气息……新建的乡贤文化广场连唱了三天三夜花鼓戏，连灰尘都没有的广场上，到处都是笑脸。

过去堆积如山的垃圾、到处可见的粪堆、漫流的污水等统统不见了。原来善意反对姚栋回乡的人都改变了看法，他们说，村里需要年轻人带头干。

我在姚栋家的客厅里发现了两本《毛泽东选集》，我很惊讶：“是你在看吗？”

他说是的：“毛主席在《矛盾论》中有一句话‘为什么鸡蛋能够转化为鸡子，而石头不能够转化为鸡子呢？’，我理解的是，起决定作用的是内因。乡村振兴，还得靠我们农民自己起决定作用。”

静慎村珠琳塘组的姚鹏飞是个“90后”，他才从田里上来，脚上的皮鞋却很光亮。

“全部实现机械化了。”姚鹏飞告诉我。我看到了田间的耕田机，在他成立的浩瀚农业合作社里，我又看到了收割机和插田机，还有约两层楼高的稻谷烘干机。

这是他回乡种田的第7年。第1年，他包下了村里三十多亩没人要的房子田，用的家里自留种。播种、管理苗床、插秧、施肥，直至收割，没请一个人，“那几个月，晒得不成样子”，他笑道。

7年之前，大学毕业后他在长沙城里做了几年医药销售，年薪已逾20万，还买了小车。求贤若渴的姚罗华书记像之前动员姚栋一样，又上门动员他回乡。

“一拍即合。”姚鹏飞说，因为他早有回乡打算。

他的返乡最初源于孝心。哥哥外地工作，家里只有先天聋哑的父母和高龄奶奶，因一些小矛盾，隔壁邻居时常发难，不能言语的两口子自然受气。

回乡条件再差也得回，因为保护父母是儿女的天职。何况，新时代的农村一定会有许多东西等待年轻人去改变。姚鹏飞坚信这一点。

当1米86个头的姚鹏飞踏入邻居家门时，以收废

新作品

品为生的中年夫妇确实有点心慌。但没多久，他们就打消了心里的害怕，因为姚鹏飞一口一声“叔叔”“阿姨”叫得很亲。细细问他们生意怎么样？有什么困难没有？得知他们一直没办下废品回收许可证，第二天姚鹏飞就开车送他们去区里，带着他们一个一个窗口找，一份一份材料帮他们填，一直到办下证为止。

返程的路上总该给他们说说“远亲不如近邻”的道理吧？姚鹏飞回答我：“什么都没说，影响就行。”

现在两家经常走动，彼此帮扶。

姚鹏飞小学四年级时，家穷，几乎辍学。珠琳小学校长姚罗光联系了一位酒店老总对口资助他，才让他继续读书，直至高中毕业。2020年5月1日，姚鹏飞通过网络渠道，结对了湘西龙山10岁的3年级学生小耿，开始了对他的助学之旅。

姚鹏飞说，这就是姚校长和那位可敬的酒店老总对他的影响。

“没人要的我都要，不让一块田荒芜。”抱着这样的初衷，姚鹏飞的稻田种植面积如今已扩大到一千多亩。姚光祥、姚国富等几位村上曾建档立卡卡的贫困户都被他组织起来，到浩瀚农业合作社规模化种田，年人均收入6万元左右。

我跟他来到家中。太阳照在地坪，95岁的奶奶在拾掇菜叶，父亲和舅舅（也是聋哑人）坐一旁用手语在交流，母亲串门去了。客厅里，村第4党支部第1小组的5个年轻党员正等着他，他是党小组长。墙上挂着一个长方形深红匾额，上书“乡贤讲堂”四字。

珠琳塘组的美丽屋场建设还落后于尤布村组，这几个胸前别着党徽的年轻人有点着急。他们开始讨论，主题是组上菜园如何美化。每块菜畦间不能有土埂，要水泥硬化；统一用篱笆围挡，美观大方；资金我们带头捐……大家你一言、我一语，气氛热烈。

这是静慎村32个乡贤讲堂中的一个。村民聚到一起，再也不聊东家长西家短的话题，而是比环境，比和谐，比团结，比新风尚。

姚鹏飞当场拨了上百个电话，都是组上在外打工或从商的年轻人，听说要美化家园，大家一点也没迟疑就答应捐款。最后一合计，筹资达到十几万。

“菜园美化好后，我们下步要做的工作，一是保证每家厨房装上隔油池，保护好村上的土地；二是要与组上的空巢老人结对，给他们带去儿女的温暖。”姚鹏飞布置着任务。

三

姚罗华书记告诉我，姚栋和姚鹏飞都是返乡后由村上培养的年轻党员，在他们影响下，回乡不走的年轻人已有20多个了。

这位日记本上写着“脚下有黄泥，心中有底气”的静慎村党支部书记，是村上第一个放弃城市优越生活返乡的“能人+好人”。十多年来，他坚持党建引领，推行以党员之家、学雷锋志愿服务队、乡贤理事会、红白理事会、环境卫生理事会、六老宣讲团、军人抢险队、兴学堂、快乐健康协会为主的“九贤治村”理念，将原来矛盾突出的“上访村”“后进村”建设成了湖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。

“我们静慎村党支部成立于1925年，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。”姚罗华说：“我想动员更多的青年人回来，扎根乡村，把这块红色的土地建设好，实现真正的乡村振兴。”

我看到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“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”九个大字被高高镌刻在静慎村村部门口；村道两旁，杜鹃花苞苞待放；美丽的红叶石楠相互簇拥，向村庄里面火热地绵延。



着农民军与明朝廷的对决，致使山西境内尤其是沁河流域竖起一长溜的古堡，古堡与边境线上的长城辉映，也与京师内的紫禁城相对应，既有长城一样的堡垒作用，也有宫殿堂宇的生活实用。终明一朝，山西儒释道齐备完整，由此诞生的各式建筑长在城中，长在乡下，也长在河边，严谨稳重，灿若晨星。

一朝山海关打开，成了女真人的世界，女真人占领中原的那一刻起，也被中原文明同化。落实到建筑上，就是讲究细致繁复，精巧华丽。那時候，已无边境之忧，西洋的坚船利炮还未踏入华夏土地。中原大地曾有上百年的稳定，因此，享乐思想萌发，装饰主义盛行，砖雕、木雕、石雕运用到炉火纯青，大到飞檐斗拱，小到檐角柱础，都能开出花来，让人叹为观止。

此时，晋商兴起，天南地北的商途，付出的是生命，带回的是金银，许多市井引车卖浆之流沉睡后，常常会响起马铃或者驼铃的叮当声，那声音，是来自北到恰克图、南至南洋、东到日本、西到西亚的高墙大院的前奏。这些微雕出来的大院，开创的是晋商创造出的商业奇迹。

北魏的云冈石窟、辽代的华严寺、金代的砖雕墓……走过这些带有时光痕迹的古建，就是走过历史长河。古往今来，现实与历史、粗犷与细腻、理性与冲动、文明与野蛮、光明与黑暗、江湖与庙堂、飞翔与坠落、繁荣与简单、实用与经济、政治与文化，都交融其间。铺陈在三晋大地上的建筑意，那是可闻不可见的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。

集远古之妙息，鉴古今，可以畅想一个高远的未来。

1 回忆一下，除了你的家人以外，你还深深地拥抱过谁？

某年夏天，我被纪委部门抽去参加调研，以便收集群众的“获得感”。调研时听到一个故事：有一个古稀之年的独身老太太，她家对门住着一个女孩，女孩每天凌晨下班，高跟鞋吧嗒吧嗒的，像两台挖掘机一样，吵得老太太睡不着。老太太就没完没了地投诉，说这女孩在夜总会工作。相关部门调查以后，发现人家是做外贸的，与国外的生意伙伴存在时差。但是老太太不满，不停写信投诉，从投诉女孩到投诉相关部门。和她讲道理吧，她根本就不在乎；给她好处吧，人家软硬不吃。搞得整个系统都不知如何才能了结。最后一位心理专家出了个主意，派志愿者和她好好聊聊。有一天，她又去上访，志愿者什么话都没有说，上前好好地拥抱了她。谁也没有想到，就这么一次拥抱，多年疙瘩一下子化开了，老太太再也不投诉了。

至今，我都想不明白，那个拥抱和她的心结之间，到底有什么直接关联。治愈她的到底是什么？这就是《再见白素贞》的源头，我是在半年以后把这个故事写出来的，写着写着就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。我总觉得像一条小河，它怎么流动，流向哪里，在哪里适合鱼来安家，在哪里形成水潭，在哪里冲出一片沙滩，看似随便流动，其实有着某种规律，这个规律就是始终贴近低处。只有走向低处的时候，才会有峰回路转、绝处逢生，才能进入“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”的境界。《再见白素贞》与老太太的故事，一个是真正的现实，另一个是高出现实的那部分，这就像一个人在走夜路，她的肉体形态无法改变，能改变的是她的影子，她的影子被拉长还是被缩短，都取决于她的周围有几盏路灯，以及路灯离她的远近。

文学创作就是设置路灯的过程，不管老太太的精神是否正常，但是她被治愈的原因，是我们释放出来的那束善意之光。正如许多被经典化的作品，为什么还能引起共鸣和感动？我认为，永远不会失效的东西，除了善意还是善意，除了光还是光。

2 陈继儒在《太平清话》中列举了一些通灵时间：“凡焚香、试茶、洗砚、鼓琴、校书、候月、听雨、浇花、高卧、勘方、经行、负暄、钓鱼、对画、漱泉、支杖、礼佛、尝酒、晏坐、翻经、看山、临帖、刻竹、喂鹤，右皆一人独享之乐。”

所谓通灵，是指有的人可以和死去的人进行灵魂对话，或者在梦中互通信息。这种解释非常狭隘。我觉得真正的通灵不仅仅在生者与逝者之间、在梦里与梦外，应该是人与万物之间。那灵魂在哪里呢？在皮肉里、骨髓里和血液里吗？在当下或者过去吗？我的理解是，它是醒着又睡着的，它是有形又无形的，它是死着的又活着的，它不存在过去和未来。你能做的就是把自己安放在大自然中形成一种气场，这种气场最主要的元素是安静，是沉浸。

通灵不受时间、空间、生死和物种的限制，和过去与未来的人对话，与那些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物体对话。灵魂与灵魂的对话是无声的，但非常遗憾的是，在一个高声喧哗的社会，充满着尖叫和虚伪的表达，由说话而构建起来的世界，如果没有空洞的对话，没有虚伪的演说，没有喋喋不休的教诲，没有献媚的赞美，或者换一种说法，如果人与人的交往，都保持着足够的敬意和沉默的话，那么这个世界是不是就不会因为空虚而不堪一击呢？

《通灵时间》里的主人公都是有原型的，“他”是报社的一位同事，白苗苗是特殊学校的一名聋哑学生。很多年前，他刚刚来上海的时候，因为不会说上海话，而且不善于言辞，非常孤独，多次“祸从口出”，给自己带来了灾难。他当时特别希望自己变成聋哑人，或者娶一个聋哑人做老婆，于是就认识了一位聋哑女孩。但是在人们的歧视和嘲笑中，他们最终成为了朋友，并没有走到一起。他们一辈子没有说过一句声音意义上的话，但是与他之间是心有灵犀的，不然，在这吵吵闹闹的世界上，他和她之间怎么可能一直保持着联系和交往呢？

3 我有一个身为写作者的爱好：观察与凝视。在饭桌上，在旅途中，在电视里，不管遇见什么人，或者一棵树一根草，哪怕从头顶飘过的一片云，我都要偷偷地注视10秒钟。每个人的面目是一张地图，哪里是山，哪里是河，哪里有病，哪里有痛，福祿寿，天地神，全在地图上标得清清楚楚。作家就如同看相先生，不仅要看透个体的命运与世界之间的关系，还要看到未来社会的运动轨迹。看相的核心，是打量自己，要把目光收回来，好好地审视一下自己的内心。许多人感叹，世界变了。其实世界从未改变，改变的只是我们。一个没有看透自己的人，又如何能看透整个世界呢？

《原始部落》里，我想表达的，是这个大移民时代，什么地方在沦陷，什么地方需要坚守，只有看清楚，希望才是希望，类似于“上帝说要有关，于是就有了光”。我一直说，故乡是一座庙，回家过年是一种宗教。这么多年，在这座庙里，谁在为我们念经和掌灯呢？其实就是小说里的留守村庄的陈小元们。他们都是事佛之人，我们这些游子都是香客，正因为有了他们，那座叫故乡的庙，才香火不断，才天灯长明。

4 离家这些年，每次想家或者受委屈的时候，我就不停琢磨，当初离开农村到底是不是对的。这些年，参加各种各样的聚会，在世界各地跑。顶着记者、作家的光环，感觉见了许多世面。原以为那些留在农村的人，继续吃着粗茶淡饭，看着巴掌那么大的天空……但是慢慢地发现，如今时代已经不同了，农民不用交公粮，已经没有上交款，看病有农村合作医疗，每年交一百多块钱，可以报销百分之七十左右。如果被认定为贫困户，可以报销百分之百，出院一分钱不交，卷起铺盖可以直接回家。如果是老年人，每月还有养老金。如今农民照样要旅游，每到秋收后的农闲时间，上北京下广州来上海，爬长城游珠江逛外滩，来来去去基本坐飞机。

这还不算。我每回去一次，都会听到许多故事。比如，村里有两个丫头去南美洲打工，寄回家的都是美元。又比如，一个远房的堂兄，是农民，但是他去河南淘金，去内蒙古挖煤，不几年就发了大财，有了几千万元的资产，前几年被推选成政协委员，每年都要提交几份提案，研究如何发展当地经济改善民生。有时候我会想，如果自己己没有到城市，而像祖祖辈辈一样继续当农民，如今的生活又是什么样子的呢？这就是写《反季生长》的灵感来源。标题“反季生长”有象征意味，主人公陈小元的恋人樱桃树，没有通过大学这条必经之路离开大山，过上城市生活，在十几年之前，算是十足的失败者，但是十几年之后，她这个农村女人，却变成了拥有一个庄园的种植大户，比进城人员过得都要富有都要稳定。这不正是生命个体的“反季生长”吗？



花(1993) 杜稼樵作

星河

璩